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郭
更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印
行

目次

『藥方子』的故事	(一)
養路工的心長在鐵路上	(四)
多造道釘多鋪鐵路	(七)
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九)
投標競賽	(一二)
兩個火車司機	(一五)
『礦山催車』的事是怎樣解決的	(一八)
爭功臣	(二一)
史雲普怎樣保護鐵路	(二三)
『溧東八分』	(二六)
兩幅模範像	(三一)
劉英源的二、三事	(三三)

擴修長藩路

(三五)

『我看到了覺悟的力量』

(三九)

努力趕上新社會的需要

(四三)

『藥方子』的故事

瀋陽鐵路工廠的煙筒又冒煙了。工友們這回幹的與己往不同，一個個擦拳摩掌，把精神貫注到自己的機器上。這棟工房裏叮噠打鐵，那棟工房裏鏟起機件，大家都尋思着怎樣能够幹得更好，只有電鋸組的工友心裏不踏實，因為工廠裏的電鋸條用完了。後方有這項材料也不能馬上運來，廠長就號召：『咱們自己想法克服困難，有會做鋸條的人沒有？』這一句話正說到心坎上，工友高景水答道：『有，有，有。我有配藥的方子，可沒實地做過，咱們試試看。』

提起做鋸條的藥方子，話可就長了；原來用電鋸接鐵板，在東北也不過實行了十五、六年，是個新興的活計。最初撫順工廠裏有個外號叫『老黃狗』的日本人，專門教這行手藝，高景水就是第三期到那裏去的學徒。他成天替『老黃狗』砸錘、砸黑鉛粉、砸紅石頭，問砸的是什麼，也得不到回答。一年半載過去了，自己又留上心，才知道這些東西都是造電鋸條用的原料。幹哪行求哪行的真理，燒電鋸的就求燒電鋸的真理，老高想：光會燒不會做，只能算半個手藝人。於是也偷空把這幾樣藥拿來配一配，有一回被『老黃狗』看見了，問他『你什麼幹？』答說做鋸條，『老黃狗』把眼一眯道：『吹

牛皮！』以後就更管理的嚴了，工作不叫他有空閒，也就不能隨便配藥。

『八一五』那年，他正在皇姑屯。組長是日本人，名叫富永，是個電鋸界有名的能手。老高幹了多年，這回心氣壯起來，找富永說：『中國人被你們一連欺侮了十幾年，不能讓你們白白的滾回國去，把做電鋸條的藥方子給我留下！』於是老高得到了一套藥方子，一共十種，是做各種不同的鋸條用的。

有了藥方子不等於會做；一來不懂得化學，二來沒有人給他實地試驗的機會。不懂化學還能多方面想法子去探問，比如方子上開着『酸化鐵』，藥房裏說沒有這種藥，後來得便問一回化驗室的職員，才知道它也叫『一氧化鐵』，就是普通的鐵鏽；方子裏還開着『硅砂』，更使他摸不着頭腦了，後來知道是做玻璃的一種原料，用玻璃也可以代替它。實地試驗可就困難了，僞滿時候不用說，國民黨在這兒也同樣看不起工人，有工人出個什麼辦法，他們就說是窮瘋了『胡作賤』（亂出主意）。生活顧不上，誰還有閒心找氣生！還不死心，就偷他幾樣藥到自己家裏試驗去，如今老高家有兩瓶碳酸鈣就是从廠裏偷回來的。

解放後，工廠裏有了學習，老高心裏開朗了。一聽說讓大家可以想法克服困難，他樂了，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多年的心願今天實現得這樣容易！

那幾天老高連睡覺也做着實驗的夢，有時興奮得連覺都睡不着。工廠支持他，藥不

够廠裏給，做出鐸條來化驗室的技師替他試驗。在實驗中他又學到很多東西：用第一次鐸條成品鐸好的東西拿到『分折器』（試驗鐵板抗折力的機器）上去，每一平方耗加到三十七公斤就從鐸口上折斷了，技師告訴他原因，是鐸用多了，鐸口發脆；第二次加到三十一公斤，也照樣折斷了，技師告訴他用玻璃過了量，鐸出來有『沙眼』（鐸口裏有空氣，鐸不緊密）；第三次加到三十四公斤，鐵板裂了，鐸口紋絲不動。

在老高做實驗時，劉振聲工友也拿出一種藥方子來，是他五、六年前在鐵西『奉天製作所』從日本技師手裏偷來的，現在也快試驗好了。幾種藥方子都有用處，因為鐵板的性質不一樣，用鐸條也要有許多種。

在電鐸組，他們做成的鐸條整齊擺在閣子上，他倆在深深的笑容裏用自己做出來的材料鐸鍋爐。我找他兩人談這一段經過。他倆笑笑道：『舊社會時沒有鐸條正好憩憩手脚，誰還自動做什麼鐸條？如今天下變了，又有了學習，都知道生產是爲了自己將來享福，咱不幹誰來幹！』最後他對我說：『你不把藥方子登到報上去嗎？藥名、分量在方子裏都有。那樣也好，你告訴各工廠一下，誰要用藥方子只管往這兒來信！』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

養路工的心長在鐵路上

養路工一到春夏天就忙起來，其中最不好幹的活計要算『撞道鐵』了。原來鐵這東西冷縮熱漲，鐵軌鋪成了鐵路也不例外，你留心去看，鐵軌接頭的地方都留着一道縫，就是防備牠有時候要漲出來的伸縮餘地，如果這道縫沒有留，兩頭一擠就把鐵軌拱起來了。每到春天，工友們調整這接頭縫，用的是笨法子，在一付平車輪子上架好一條十米長、八百斤重的鐵軌，使人力硬往鐵軌接頭夾板（名叫魚尾板的）上撞，所以大家管這項工作叫『撞道鐵』。

哈爾濱工務段哈北分段工友曹憲周，是十九年的養路工。三月中替工長出席業務會議，一聽四月份的中心工作是『撞道鐵』，他就尋思起往事來，過去三年兩頭『撞道鐵』，既吃力，又使不上勁，那年在南滿還因為這個挨過小鬼子的打。他想，這撞法太笨：撞的時候車輪在鐵軌上打轉，鐵軌斜着撞夾板，使不上準勁，有時一滑，勁頭打空了，人也跟過去，說不定閃了腰腿。正幹着活如果火車來了，得忙着往下搬，鐵軌八百斤、車輪三、四百斤，一不留意，常常磕碰着手腳。這樣幹一天，手也磨痛了，腰也哈酸了，真是『提起來就腦袋痛』的活計。他又想：趕緊想個輕便法子，變個招數，省

得大家又在這種工作上受累。

他先想根據舊法子加以改良，在那付車輪軸上按個滑車什麼的。實際一比劃，放不下鐵軌，只好把這想法放下。又想這傢伙是基本上不科學，稍加改良也省不了多大勁頭，還是另起爐竈爲是。

他平常好翻弄個書本，雖然只念過兩年半書。有知識能够活用就不是呆子，他想起書本上用鐵軌搭浮橋的圖來，那是把鐵軌順着排起來，一朝上一朝下，錯對起來正好卡住的道理。他在家裡把書翻開，用筆一畫，把兩根鐵軌頭朝下並排鏢上，往軌道上一放，正好卡着，撞起來，不但勁頭直接用在夾板上，而且是兩面一齊打，不會把接頭打出灣灣來和撞擰了螺絲。爲了拉繩子和有重量，再在這上面鏢一根正放着的鐵軌，長短一樣，都是一米七，重五百一十斤，從頭上看橫斷面，成一個『品』字形。

到工作場所，就用鐵軌頭來回比樣子，又出了問題：如果原樣鏢上，下面空大撞不着夾板；如果截斷一條再鏢，又套不上鐵軌道。

過了三天，老曹比往常上班早來了一個鐘頭，一進門就用鐵軌頭比劃，隨比隨笑，自言自語道：『行了。』原來在這『品』字形的大工具之外，又做了一個小工具。這是用兩塊一尺多長的鐵軌頭做成，每塊的底托截去一條，用的時候頭朝下卡着軌道用螺絲擰上，正好與夾板相接觸，使『品』字形工具撞這個小工具，力量正好間接撞在夾板

上。雖然多了一層手續，但因為是間接的撞，却一些也不傷損軌道夾板呢。

大家都關心這『品』字形工具的成功，王玉東工友問老曹：『在軌道上能够拉着走嗎？』老曹順嘴說：『能。』嘴裡說完，心裡一想，『的確，到接頭碰上夾板還得往上抬，跳着過去多麻煩。老王這一句話提醒了他，又做了一塊和鐵軌一般寬的弓形木板，中間高，兩頭低，過接頭時把牠墊上，中間墊高一些，讓過夾板就不會被卡住了。』

使用的時候，大家都樂了。『撞道鐵』的時候平常十四個人一組，現在十一個人就好；『撞道鐵』因為只能撞一面而且是斜着撞上，所以有一千斤的力量頂多能用上個對折，力氣都浪費了，現在力量直着來，正打在恰當的地方，有多少力量都能使在『勁頭』上。大家做完，打個比方：如果用這新法子，撞完一公里遠，笨法子還沒撞到半公里的地方。

『種地的人，心長在土地上；養路工的心就得長在鐵路上。』曹憲周這樣想，是在解放兩年後的今天。好多親眼看見的事情告訴他，新社會需要大夥共同努力，土裡埋着的金子，遇見太陽了。如果有人想知道工友們用什麼來報答共產黨，那末，這就是：把心長在業務上，同大夥在一起，做好一部分工作。

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

多造道釘多鋪鐵路

鐵路工廠有個鍛冶廠，打起錘來震天動地的。從去年十二月開展立功運動，沒有人追也沒有人攔，各個小組對自己的工作可都铆上勁了：爭取個『人民功臣』！

道釘組就立了一件大功：

道釘組共九個人，分三班，一班幹八小時，叫『大三八制』。『功』的頭是從第一班引起來的。

原來他們每班三人，一人燒火，一人掌鉗，一人收拾材料。燒火的老規矩是在洪爐裡經常一個挨一個，並排燒着二十來根道釘料，燒紅了就隨着遞給掌鉗的隨着添料。一說立功，第一組掌鉗的崔傑齡和燒火的張惠遠就着急了，因為燒的料供不上機器去鍛。鍛了幾個釘，剩下的還沒有紅，就得等着。老崔的機器乾轉沒活幹，瞧瞧老張，他正在洪爐旁邊左撥撥右弄弄，烤的臉紅脖子粗，道釘可還欠着火候，沒燒透呢，浪費時間很大。

兩人一核計，說：『咱們多燒幾個試試看。』就捧了一抱料，約莫有三四十根，堆在洪爐上了。燒够火候，機器就一嘴一個的鍛了一氣，老崔可高興了。老張一收拾爐，

却有三四根料燒過了火，攤在火上，往起一夾搭拉着鐵水和黏着焦子碴。老張想：『這不行！照這樣下去，十成得廢一成，做一萬得壞一千，材料如今這麼缺。』

不用腦筋可吃不開，哪兒出的毛病就得在哪兒找。燒過了勁是火大了，先悶住點火；有的料漏進焦子縫看不到了，是焦子沒撐住勁，用鶴嘴鎬打一打這算初步成功了。於是又和另外兩班一商量，就都採用了這套辦法。不是還可以多往上堆料麼？三個班就一天一天的往上加，今天他這班一爐燒八十，你一接班就一爐燒了一百二十，我來二百，你又加到三百……垛着垛着，有一天老張一爐燒了五百根，第二班問：『上頭壓得太沉了，從底下夾得出來麼？』老張說：『你看，夾住兩根料，先往上一撬，擠個空，再一打轉就揪出來了。』

一爐燒五百，正合適。他們試驗過，如果再多燒上幾十個，焦子燒到時候一過勁，底火沒有勁了。

他們三班鐵道釘，在十二月，最多一天一夜鐵四千五百個；在研究中——也就是在一月，最多鐵五千六百四十個；到二月，最高紀錄是六千五百一十個。

因為五百根料一爐的堆着燒，火苗不往上虛跑，不再浪費熱量了。這就又節省了燃料：焦子還是一天一夜燒七百五十斤，釘子可多鐵出百分之四十四點六呢。

還有好處，就是一爐燒五百，一班燒四爐。燒够了火候，加緊幹一氣，機器不用等

人、人也不用等火；在燒第二爐的時候，有了空閒，把機器住了，人也抽袋煙，既省機器，又省精力，也能抽個空察看察看機器上點油。

記者去找老張，正是收復吉林的第二天，他笑笑，說：『趕緊做，多出活，好隨着勝利讓咱們鐵道越鋪越遠！』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

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東光化學工廠的底子是個鐵工廠，『八一五』後，被日本人破壞一乾二淨。去年八月開辦的時候，滿院不是草就是磚瓦石塊；房子不是沒有門就是沒有窗，再不就是倒了。一面。經理就和十幾個工友一同下手，草拔了，石頭搬了，房子也修補上了，廠子算是有了個模樣。

模樣是够了，但是還要造磷供給本市火柴廠用呢。於是工友們又把爐整理起來，當地沒有磷礦石，就買好了骨頭做材料。製造吧，技師在學校試驗室裏試驗過兩三回，大批的製造還沒有下過手；工友呢，人是增加到四五十口子，其中只有兩三個知道磷能造洋火，但是沒有看見過什麼樣。趕到八月二十六號，到底把爐開了。燒了四個鐘頭，

通冷水器的管子細，塞上渣子，透不過磷的『瓦斯』來。於是技師從書上考察，工友們抱着管子鑽研，『三個破鞋匠，賽過諸葛亮』，換了個帶心兒的粗管子，有渣子塞上，拿心兒一通就下去了。由管子想到冷水器，又按上個氣管和水管，好去吹黏在冷水器頂上的雜質。到九月十八號開爐，上下通電的炭精棒是楔子插的，開了四個半鐘頭，燒斷了。過了三天，把炭精棒鏟成螺絲扣的，再開爐，又因為下材料時用力太猛，把絞刀軸扭斷了。

一天天摸索，到九月二十四號，摸出點明堂來了。爐裡燒出來的瓦斯，一過冷水器，變成固體，就沉下來。工友們一看，是一層黑灰，『扒拉』了半天才找出煙捲頭那麼大一塊黃色的來，拿到外面，風一吹，呼呼的黃火苗着得挺高，這是『磷』了。那黑灰——粗磷——怎樣才能變成黃色的塊呀。用鍋燒開水，把黑灰倒進去，出不來黃的；放在水槽子裏通電燒，也出不來黃的；最後裝到面袋裏使壓力機壓，一面用熱氣吹冷水，吹到六十五度到七十度的樣子再用冷水把熱水換出去，這麼一倒騰，磷才沉到底上，變成黃色大塊了。——不過這時候開一回爐才出二十公斤，一月至多能開兩回爐。

今年一月間爐開了一整天一整夜，裡面的金屬通電版被燒化了。工友周德平（他是工會主任）的腦筋一直在爐上轉了好幾月，熱能生巧，他把這毛病捉摸透了，就改用炭精棒做，還怕不牢靠，又加上水流減熱，並且更順便把放渣眼聯想到，也改成炭精棒的

了。最近，天暖和了，爐外空氣熱，磚縫濕出磷水來，爐容易壞，時間不能持久。他就計劃耐火磚改用大塊，對縫的時候不能馬虎一毫一絲。工友趙明堂（他是工會副主任）見老周的工夫全下在爐上，他心裡一面佩服一面把工夫下在工友的團結和進步上，他想：『你專心搞爐上，我去推動大夥努力幹，這叫做雙管齊下。』通過老周，機器毛病少，耽誤不了活；通過老趙，大夥一個心，幹得起勁，活出得多。就這樣，二月份，他們製出了磷的成品三百二十八公斤。經理說：『如果把爐改好，出不了毛病，一個月出六百公斤也不止呢！』

四月初，產量增了原料也得多，出去採辦骨頭的職員可手忙腳亂了。他每天東奔西跑，七拼八湊。屠場看看，飯館點點，這兒百十斤，那兒四五十斤。有時候就白跑一天道，買不回一斤骨頭來。真是『人多辦法多』，老工友孫鳳喬一盤算：工廠是自家的了，說話都有份，得想個辦法。對！他回家對四隣說：『有閒空可以搞點副業，你們檢點骨頭送廠裡去賣，兩下都合適。』在工廠裡他又動員大家也這樣做。過了兩天，是九號，呼拉呼拉一大群人，老頭，老太太，十幾歲的小孩子，都背着麻袋送骨頭來了，一下子就收了一千多斤！他們送來的時候，嘴裏還說：『多虧你們想出這好辦法，我們有了營生了。』

造磷，這工作在××還是頭一遭，在東北據說也是頭一遭。困難是大而且多的，不

過它碰上了『民主』就低頭了。東光化學工廠的成績在告訴你：『內外團結，齊心合力，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投 標 競 賽

鐵路工廠貨車廠修理貨車，一月份超過計劃百分之十五點七；閏二月才二十九天，去三天年假，再去掉有幾天木料沒有供上用所耽誤的時間，比一月份的工日要少得多，但是還超過了計劃百分之十。——這是他們立功運動的初步收穫。這成就是由好幾方面的努力湊合起來的，現在我們只說其中的一面：修車組的投標競賽。

破損大、最難修的車，大家說投投標，那組投的工少讓哪組做，完成了就記功。賣大力氣、早來晚走，哪組都是一樣的不讓人，不過一投標可要照量到各組的眼力如何了。比方頭一回投標，連有名的模範馬金鳳組都投『打了眼』，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一六七三二』號貨車進廠，中樑兩邊搭拉頭，邊樑也彎彎了，翅子（小橫樑）壞了五個，旁的組都投三十多工，他看十五工保險完成，結果做了十七工半。原來他忘了在室外幹活不大爽手，同時也沒有把起底板起幫板的工加進去。不過往後可細心起來，

又投了兩回，旁的組都投三十多工，他呢，一輛投十五工，十四工便完成了；一輛投十六工，九工便完成了，並且還節省了欠十磅不足一桶風（氧氣）。這末一輛車的半邊斜撞進去一尺多，錯錯着，別人看不透覺着需要卸下來，可費事了，他做過一回這樣的活，心裏有底，只要用『瓦斯』燒兩個橫樑，燒熱以後用力一頂就正過來，翅子勁頭小也隨着正過來，再仔細找一找齊就行了。

另一個模範喬鴻聲組也投了三回，第一次投七十五工，六十六工零五時完成；第二次投四十工，三十五工完成；第三次投四十九工，四十五工完成。

幹活憑眼力，可不憑粗心蠻幹。比如活來了，你不看毛病究竟在哪、破損有多大、先收拾這、後修理那，就埋頭下手硬幹，一定會碰回來繞大彎；一調理翅子，橫樑撐着勁；弄弄橫樑吧，中樑還彎彎着呢。別人看得近，你就看得遠，別人一研究，覺着在節骨眼上費一道手就行，你看簡單了，光動手沒用腦筋，三道手也不一定怎麼樣。

幹活憑一個調動勁，可不憑沒有次序亂下手。好比邊樑有好幾處彎彎着，你要計劃就把四五個人調動好，分四五個地方堆木拌子點火，一個人守着一地方，哪兒先燒紅了就先在哪兒做，這兒打完了，那一塊也燒紅了，接得上勁，不浪費時間，如果人都緊着一塊燒，就會光等着着急沒活幹。又好比劈木拌子，光劈不燒，燒時也得閒着，不如隨劈隨燒，劈完了木拌子，活也燒紅了，你就下手乾打吧，也是一個算計勁。

幹活還憑小組團結，四五個人合了手，什麼活都順利。這用不着細說，你看第十二組五個人，心不大一致，分配活時組長怕得罪人，活也就落在旁的組後頭了。

這些經驗原來大夥沒注意，就是閱歷多的組也沒想到這一點需要告訴別人：『都是多年的手藝人了，誰還不明白這一點。』這回一投標，一照量，可提起大家的興趣來，能運用過去的經驗，不一定累得直不起腰來才能立功。大家就注意人家——好的組怎樣看，怎樣做，怎樣調動。

王吉臣組幹活也經常讓旁的組落下，不過他們有心眼，處處留意學習。第一次他們抱着學習的態度投的標：『活是沒有十分信心，拿這事學學徒吧。』投了三十五工，做成時却漲出了八個工。不灰心就行；第二次投了四十五工，中間曾調出過三個工，以四十八工做成了，正好完成計劃。雖然做的有幾處不大平，可是這一步進得真不大離呢。大夥一看王吉臣組成了功，心裏也有了底。好好學人家的經驗，閱歷就能立大功。早先，一開頭投標競賽時，有人說：『要投標的話，大功光叫有經驗有技術的組立了去，沒有別人的份了。』現在也不再言語，只留心怎樣接受和運用人家的優點了。

把投標開始到現在，各組每次所投的工數拿來比一比，就看出大家心裏的底已經都差不許多了，也就是說，經過投標競賽提起大家研究工作眼力和調動的興趣，並把大家在這一點上推進了一步。——第二次投標，喬鴻聲組七十五工投的，六十六工零五時完